



黑河的鄂伦春

阿成



“鄂伦春”,意思是“使用驯鹿的人们”,还有一说,称他们是“山岭上的人”。历史上曾被称为“使鹿部”,使鹿部曾经就包括黑龙江以北的鄂伦春人。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所以一定要去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体验一次。

下了老式的绿皮火车,当地的朋友布胡是鄂伦春人,建议我和他一块儿骑马过去。布胡开玩笑说,只要你骑上马那就是半个鄂伦春人了。他说得没错,骑马在山区行走和驾驶越野车是两种感觉。不过,骑马的时候我心里想,鄂伦春人不是“乘鹿以出入”吗?布胡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那是坐驯鹿拉的车走,和骑马咋能一样呢?要不,咱们快马加鞭?我说,别别别,从容一点儿,好观赏山水。

我看到,不远处的“乌力楞”(鄂伦春人家族的聚居地)被群山环绕着。布胡告诉我说,这些山也是大兴安岭的一部分。山势原始,样貌苍茫。山下是几座“古老”

的“撮罗子”,这是一种鄂伦春人搭建的圆锥形的房子。布胡说,怎么样?骑在马上看,感觉不一样吧?我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幻觉啦。我指着“撮罗子”旁边的那个像雨伞一样的东西,等待着布胡的回答。布胡说,那是鄂伦春人的“仙人柱”。这个“仙人柱”的外形有点儿像半张开的贝壳。布胡告诉我,它是由许多根树的枝干搭成的。夏季的时候,外面覆盖上大张的桦树皮,冬季呢,盖兽皮。这样方便搭也容易拆。在“仙人柱”里面的地中央终日点着火,可以取暖,做饭。我说,烤肉。布胡说,不单是烤肉啦,可以烤一切。布胡说,你看到“仙人柱”后面树干上悬挂的那个桦树盒子了吗?里面是神像。我说,祖先敬奉的,对吧?布胡说,对。

这里所谓“古老”的“撮罗子”,已然不古老了,它们是当地人仿照原始“撮罗子”的样子建造的,大多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别看它外面简陋,里面的设施有的跟酒店的“标准间”一样。四周装饰着鄂伦春特有的“民族风情”,

清代海光寺的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南京路、万全道、新疆路、多伦道围成的区域。当年的海光寺,建筑宏伟壮观,周围环境优美,是清代及近代津郊一处绝好的风光游览胜地,被人称之为“津之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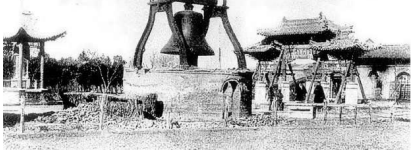
海光寺所在地原本是天津卫城南门外的一片沼泽地,明永乐初年,驻扎在天津卫的军队就在这一带屯兵种田。明代“天津八景”有“定南禾风”,“定南”是天津城南门上的题额,“禾风”是形容风吹禾苗的景象。

清初,由于蓝理的经营及海光寺的建立,这个地方的风光愈加清幽旖旎。《天津府志》有《敕赐海光寺赋》称:“岁在丙戌,天津总镇蓝公开水田于南门外,创普陀寺,延上人为方丈主。于时大殿未完,閤甫立,柱席未煖,而蓝公升任于闽,工程中止。上人以机缘未至,冷坐一室者十年。丙申,余备员运使间过其地,悯其日颓月废,始为之建山门,完大阁,戊戌为之筑墙垣,谋廊庑,己亥为之开河取土,以崇寺基。恭遇驾幸西淀,上人以扁舟迎谒,奏称称旨,赐紫赐额。”天津官吏“皆仰体圣心,踊跃抒诚,鳩工卜日,不终岁而凡丛林所应建者,无不备举。金碧辉煌,规模巨丽,天下皆知有海光寺焉。”此后,康熙、乾隆二帝数次驾临于此寺,又对寺院进行大规模修缮与扩建。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八)

斜径纡涂指梵宫

章用秀



此时的海光寺不但殿堂弘敞,而且围绕海光寺开凿了两道水渠,这就是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河边植柳万株。两河向北通护城河,东南通贺家口,向南有水闸控制导入海河潮水,内外河缺水干旱时就从外引水,内外河涨水时就排放出去。寺南建有南平桥,通向周围百余村镇;寺西北角桥下通官道,桥头有草屋数座;桥南绿杨夹岸,掩映红莲,春夏游人,人头攒动,所以这座桥被称为欢喜桥。

当时的“津门十景”中,有所谓“平桥积雪”,即指寺北的一座西平桥雪后景观。一场大雪过后,通往西平桥的路面与桥面之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踏过桥面的几行脚印延伸入寺中;一些飞鸟驻足于庙宇的屋檐上,希冀在寒冷的冬日找到果腹的食物。平桥积雪为冬日寺院的特有景象,一时传为津门佳话。有天津诗人作《冬日过海光寺》诗:“斜径纡徐指梵宫,板桥桥路画难同。微冰积冻凌头雪,枯树狂号野外风。十里蓝舆冬日暖,孤城萧寺海天空。到来为觅汤休话,人在茶烟窗影中。”“梵宫”指佛寺,“汤休”本指南朝僧人惠休,这里借指海光寺方丈成衡。

乾隆以后,海光寺一带仍是蒹葭苍苍,水波淼淼。如清人梅成栋《游海光寺》云:“日暮凭栏感旧游,西阳无语下沧州。萧萧芦荻疑风雨,满浦秋声抱一楼。”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曾在此签订《天津条约》。“同治间以寺外隙地为机器分局”,“光绪庚子兵燹,地当其冲,庙寺尽毁”(《天津政治沿革记》)。即便如此,海光寺一带依然被人们所欣赏。《天津志略》称:“在昔同光年间,晓日春晴,气清天朗,每于水光隐约中现出空中楼阁,气象万千。”近人杨平撰有《早年天津春游胜地——海光寺》一文说:“早年,水西庄、西沽和海光寺,并称为天津三处春游胜地。其中的海光寺距城较近,风景优美,游人最多……西南面地势低下,与南洼积水相连,一望无际;东北面号称‘杨柳万株’,枝叶连接,绿阴遍地。每到阳春时节,一天飞絮,十里波光,和寺院的碧瓦红墙交映,显得格外清幽。过去,每逢艳阳天气,总有游人到这里来玩。在喧嚣的闹市中,这里却成为不可多得的清幽处所,因而也有人称之为‘小桃源’。当时一些文人墨客,更是特别欣赏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饮酒赋诗,流连忘返。”

民国初年,海光寺附近依旧水色天光,野趣十足。据载,1928年大暑后的第六天,冯越武等报界、文化界、戏曲界人士在墙子河乘船直抵海光寺,“兰桨徐摇,过两桥洞,方入海光湖之湖心”。报人王小隐还发表《海光寺口占》一首,以“此分居然别有天,维扬烟月灵湖船”盛赞海光寺一带的湖光水色。1932年11月8日的《益世报》还将海光寺写入“津沽名胜”之列。

沽上丛话



秋分时节,行走在家乡的田野间,成片的玉米秆挂着一尺来长的大棒子,里面是一排排黄澄澄的“小金牙”;红高粱如擎起的火把,正走向美酒飘香的酿池;谷穗谦卑地弯向大地,似在行感恩之礼;火红的石榴点亮了枝头,宛若一树小灯笼,映亮了整个秋天……

自2018年国家将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土地上绵延千年的收获欣喜,终于有了属于农民自己的庆典。当我穿行在这片多彩的田野上时,仿若听见远古的诗句乘着秋风掠过穗海,在与今日的欣欣应和酬唱。

翻开华夏诗卷,丰收的意象如饱满的谷粒般俯拾皆是。李绅笔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朴素对仗,道破了农耕文明最本真的轮回。一粒种子在春泥中苏醒,在夏雨中拔节,最终化作秋野万顷金浪的生命史诗赫然在目。而更深的震颤来自那冷酷的转折:“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人以遍地丰饶反衬农人悲怆,让粮食的阴影里浮现出历史的伤痕。同样凝视汗水的,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灼热画面,正午的烈日将佝偻的身影影在大地上,最终凝成“粒粒皆辛苦”的千年喟叹。

李绅道尽农事艰辛,苏轼则唱响丰年的礼赞。他在《丰年有高原诗》中挥毫:“颂声歌盛旦,多黍乐丰年。近见藏高廩,遥知熟大田。在畴纷已获,如阜隐相连。鲁史详而记,神仓赋且全。春人洪蓄积,祖庙享恭虔。圣后忧农切,宜哉报自天。”诗人以“虞”为“峰”,筑起一座物质的“丰碑”。这巍巍粮囤,是“鲁史”书写的祥瑞,是“神仓赋”讴歌的盛景,更是天地对勤勉的最高褒奖。

稼穡之喜在辛弃疾词中化作天籁:“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浪翻涌的香气与喧嚷的蛙鸣交织,自然的欢腾取代了人间言语。而在陶渊明的田

到达四堡镇已是中午时分。雨还在下,没有停的意思。此时,找一家餐馆解决午餐问题是头等大事。盯着道路两旁的招牌找寻想去的餐馆,最后,在圩镇一隅看到一处农家乐,午饭总算有了着落。

饭后,根据导航前往镇上的“中国四堡雕版印刷陈列馆”。四堡只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西北角的一个小镇,全镇总人口也就一万多人,而这个陈列馆却以“中国”为前缀。我们这次慕名而来,正是因为它的雕版印刷遗产。

来之前听人说起,福建四堡与北京、湖北汉口、江西浒湾并称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且四堡有这四大基地中唯一幸存的遗址。明清时期,这里的书坊数量多达百家,图书远销各地。也就是说,眼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镇,时光倒流数百年,曾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出版中心。这事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要让人产生几分好奇。出书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城市越大越便利吗?当年我们在乡下生活时,“出版业”可是离我们太遥远的行业。作为一个好读者,也是带着这些好奇,冒雨来到这个很多人根本没听说过的小地方。

遗憾的是,眼前的陈列馆大门紧闭。这是一座传统建筑,在成为陈列馆之前,其实就是一座祠堂,至今还有“定敷公祠”的标识。看看时间,还是午休时分,也许,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中?既然来了,就算参观不了陈列馆,也可以在周边看看。

旁边一条川阔铺砖、两旁辅以鹅卵石的道路吸引了我们。走近前,拐弯处的墙上,有“南龙古街”几个字。走下去,才知道,四堡最大的看点,其实就应从这里起步。因为这一片建筑的存在,雕版古镇才名不虚传。

古街较长,两旁的建筑,依然是商家模样,可惜难得见到人。它们是有着悠久的历史,风格比较协调。其间有一座新建的木廊桥,虽然修补的痕迹有些明显,但让时间来沉淀,假以时日,会和古街融合得更好。路边的墙上,不时有宣传图文,有助于游客边走边了解其历史。

不时看到有一定规模的房舍院落。这里就是当年的图书批发市场吧。有的房屋一看就是很多年前留存下来的。其中一些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有些破败。或许它

像鹿角、桦皮画、根雕艺术品,等等。布胡说,这不单是为了给客人看的,也是表达我们鄂伦春人对祖先的敬仰和缅怀。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曾经在《清代通史》里看到过有关鄂伦春人的文字描述和画像。有了这样的文字依据,我就能根据对方的样貌来判别眼前的男人或女人,哪个是鄂伦春族人,哪个是汉族人。但无论怎么说,城里的新潮和时尚之风像不可阻挡的春风,已经吹到了这里,这里一些年轻人的穿戴打扮和城里人几乎没什么区别了。不过,对于老一代鄂伦春人来说,任凭城里的时尚之风如何猛烈,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自己本民族的服饰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我初来乍到,又是一个外乡人,自然要喝当地的下马酒,吃鹿肉干儿。鄂伦春人饮用的酒是马奶子酒。布胡说,这酒的劲儿可是不小,阿成老师可得悠着点儿。我在嚼香喷喷的鹿肉干儿的时候,布胡说,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鄂伦春人享有特殊的政策,在每年狩猎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林子里狩猎。现在不一样了,鄂伦春人也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和义务了,开始家养鹿和狍子,照样可以吃鹿肉和狍子肉的火锅,还有烧烤。我问,有这个安排吗?他笑而不答。

按照鄂伦春人的风俗习惯,得先拜火神,面对“仙人柱”旁的篝火烧香,同时要往火堆里扔一块肉,然后再祭上一杯马奶子酒。都做完了,就可以正式入席了。席间,我不仅品尝到了有烤有涮的新鲜的狍子肉和鹿肉,还吃到了鄂伦春妇女用花篮子漏到的雅罗鱼。要知道,雅罗鱼是黑龙江“三花五罗”(即指鳌花、鳊花、鲫鱼,哲罗、法罗、雅罗、胡罗、铜罗)中的一种,在大都市里吃雅罗鱼的机会,和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差不多。这风味独特的一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吃饱了,喝足了。布胡带我去了草原。他说,你们城里人大都有睡午觉的习惯,你就躺在草原上睡一会儿吧。我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觉得自己是在天上飘,风从我面前轻轻地拂过,悠然之间,似梦非梦,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园牧歌中,“农家乐”升华为禅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星与晚月为伴,劳作被镀上诗意的光辉。农人路露而出、戴月而归的身影,千年后依然映照著土地崇拜的神性光芒。

同样的土地,不同的时代。往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的艰辛,已被今日田野的机声隆隆温柔覆盖。站在地头一个电话,联合收割机便吞吐金浪,将粮食直接送入农用车;秸秆还田的微尘尚未落定,播种机已在新耕的土地上谱出麦苗的青诗。

丰收节里的乡村,写就城乡交融的诗篇。乡间公路上,从城市归来的轿车载回漂泊的游子;田垄间,衣着时尚的城里人笨拙地创着红薯,孩子们在垄间追逐蝴蝶。这一幕改变了往日人们的刻板印象——“过去农村人时兴到城里去过节,现在城里人喜欢在乡下来度假”。当夜幕低垂,文化广场上灯火如星,村民们载歌载舞,用自编的节目礼赞大地。此刻,广场上的欢腾与《诗经·七月》中“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古老节律共振,一场跨越时空的丰收庆典在月光下永恒轮回。

丰收节不仅是对五谷满仓的庆祝,更是对世代农人的笑泪耕耘汇入千年文脉的庄严仪式。当我们在机械轰鸣中倾听“丰年多黍多稌”的颂歌,在粮仓前重读“秋收万颗子”的诗行,方知那金黄的稻浪里不仅涌动着今岁的果实,更沉淀着祖先对土地的虔诚。这片生长诗意的沃野,正以科技为笔,以乡愁为墨,在新时代的宣纸上挥毫续写。那田垄间的句读,是挺直的脊梁;那晒场上的平仄,是欢笑的回响。

大地以时序为轴展开它的诗卷,春种秋收的短句,被农人的茧手摩挲出温润光泽。当收割机的轰鸣惊飞田埂的鸟雀,古诗里沉睡的穗粒,正在阳光下醒来。

们就是曾经的书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呢。比如我们经过的林文堂。这是一座清代建筑,建造者是邹奕阳,清道光年间以刻书起家,在本省的建宁、泰宁还设有分店。现在,院子里空荡荡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在风雨中日渐衰老。遥想若干年前,这里书香四溢,印刷工人忙忙碌碌,来自各地的书商南腔北调,一卷卷新书流向四面八方。据了解,当年这里印刷的书籍有九大类千余种,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康熙字典》等大部头典籍。可惜,这一幕,现在已经不见了。

道路沿着一溪而建。连续数日下雨,溪流滚滚,水很浑浊。有一处因为落差较大,我笑称其为“壶口瀑布”。

四堡觅书香



李伟明

几只燕子在水面上不停地盘旋,也许在寻找筑巢的泥浆。住在城里,好多年没见过燕子了。燕子向来与人亲近,以前的农村,谁家檐下没有一处燕窝呢?从记忆里浮现的是晏殊之子晏几道《临江仙》词的“微雨燕双飞”。眼前雨变小了,“微雨”倒也说得过去,但燕子是群飞,不是成双成对。这些燕子看起来还很“年轻”,于是又想起白居易写的“谁家新燕啄春泥”,它们或许真的在寻觅“建筑”材料。还想起文天祥被俘后写的一句诗“旧家燕子傍谁飞”,那是一股悲凉之气了,诗是好诗,不过与此情景不符。

一路走,一路放飞思绪。街巷书铺尚残存,当年的书香早已远去。不知镇上人家当中,读书氛围如何,藏书情况怎样?心里这样想着,虽然时有当地居民路过,但还是没把这

今年得韭花大约是晚了,白露将近的时候,始遇韭花。

卖韭花的是宁河的一位大姐,倒也是熟悉的,记忆犹新的是被她“教育”过一顿,大意是买东西不能既要绿色无公害又要新鲜不打蔫还要实惠……

嗯,说得对,也说得理直气壮。

从此便信了她的出产,遇则必买,沾了泥的黄瓜,裹着鸡粪的鸡蛋,带了虫眼儿的青菜……这天又遇上了她扎成把的韭花。才想起,今年还未做韭花酱,又怕已过时令,对眼前的韭花又疑心起来,奈何对韭花酱的味道迷恋,遂在内心告诉自己一小时后遛弯儿回来,若那几把韭花还在,便权当是专为我留的,必买之。

天光渐暗,估摸两小时后,再转至宁河大姐菜摊儿前,那几把扎得像花束似的韭花竟然还在,便尽数买了。真是个细心的人,那几束韭花扎得杆是杆花是花,整齐得像是情人节要送人的把把鲜花,而不是平日卖韭花人面前散乱成堆的掐了头的韭花。问其何故如此费力要把韭花扎成花束呢?答曰:摘花时觉得这韭苔的杆还嫩着,可炒鸡蛋包饺子吃,若买了花,这苔杆就当作额外的福利。看来毕竟是自己种的菜,能不浪费的地方也尽心发挥其所长,我便携了这几把带杆的韭花捧“花”而归。

每做韭花酱,总想起杨凝式著名的《韭花帖》,书法自然是好书法,五大行帖之列,但我更喜爱的还是他写《韭花帖》的那六十三字:“昼寝乍兴,輞饥正甚,忽蒙简牍,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羴,实谓珍羞,充腹之余。铭肌载切,谨伏陈谢伏惟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状。”羊肉蘸韭花酱吃,是杨先生发明的吃法,羊肉膻味重,韭花味道冲,韭花和羊肉的味道好像天生该在一起般合适。书法家得羊羔肉馈赠,以新鲜韭花佐餐后,非常不错,心情不错,兴致之下写下了千古名帖《韭花帖》。这帖说不好是谁的功劳,反正总是有韭花的一份功德在里面,要不然此帖也不该叫了《韭花帖》。“韭花逞味”便是帖中对韭花的肯定,秋初而非花出味,“逞”更是显出韭花自身那种恣意出味的任性。

韭花初时花苞有着类似胎生哺乳动物幼崽出生时那种膜状“胞衣”,伞状花簇渐长才撑破“胞衣”,露出束束花序,展开,呈伞形、球状或半球状,韭花的滋味便藏在花苞绽开的那簇足有数十朵的小花里。吾乡人制韭花酱以石臼捣之,其间除加盐加青红辣椒增色提味,另有一种和味之物是一种叫“八月红”的果子,一种不大的脆苹果,古老的品种,现已少见,这样捣成的韭花酱有特别的果香和酱香,若要其鲜绿长久,须加明矾少许。这次买的宁河大姐的韭花“胞衣”尽裂,属于后期的老韭花,时日不待,清洗后隔日晾干便赶紧开始制酱,采用“粉碎机加石臼”的“混合双打”之法,许久始得两大玻璃罐鲜绿的韭花酱,装罐后又辅以少量白酒消毒来延长存储期,今年的韭花酱制作总算大功告成。

古人食韭花,有“自笑胸中抵海宽,非斋麦饭日加餐”和“斗酒适酣至,烹鸡漉韭菹”的诗句,所食韭花有腌韭花、韭花酱之别。韭花酱亦属腌制品,是蔬菜中味重之荤物,真正的“韭花逞味”出现在经石臼捣碎加盐腌制之后,浓烈的韭花味于室内久久不散,吃时应慎重考虑到口气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奈何食韭花酱者知其“逞味压粱肉”,一旦开罐便放箸不下,故应谨慎用量。吾乡人吃韭花酱的最佳方式是把韭花酱夹入热蒸馍,一面是热馍的软熟虚绵、面香醇厚,一面是韭花酱的鲜绿诱人、咸辛浓郁,食之余味无穷、欲罢不能。

韭花属百合科葱属,韭花酱既为佐餐佳品,又是调味必选,吾乡人爱食韭菜韭花成癖,制韭花酱善以硕大石臼捣之或中药房碾药铁槽碾之,批量加工,做好后,人多之家必以瓦罐密封盛储,每餐必备,多食不腻。去甘肃会宁、靖远出差,这地方的土豆远近闻名,无需特别复杂的加工,烘烤即食,食之以一碟韭花酱或咸韭菜佐食,二者配食风味颇佳。近看作家管喻回忆母亲的新书《马齿菜》,始知他们当年在运城城郊帝君庙的蔬菜专业生产队会给社员当成担地分菜分韭花,韭花大量下来时,一巷子人家便连夜排队以碾粮食的石碾子碾制韭花酱,再以本地盐池产的潞盐调味,一时间满巷韭花逞味,家家都实现了韭花酱自由。

满庭芳

第五三八八期

个问题抛出来,我想,不如留点未知数吧。

沿着这条精致的小道绕行一圈,回到了“中国四堡雕版印刷陈列馆”,欣喜地看到大门已打开。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们,今天是免费参观的最后一天,可以随便看,还建议我们到附近的“子仁屋”看看。说起定敷公祠,她说,这是他们邹氏的宗祠,其远祖是南宋时期的状元邹应龙。祠堂所在地属四堡镇雾阁村,邹姓也是这个村的主要姓氏。

据资料介绍,四堡雕版印刷技艺起源于南宋,发展于明朝,鼎盛于清朝,主要在家族中传承。雾阁村的邹氏和马屋村的马氏是当地出版业的两大家族。明万历八年(1580),杭州仓大使邹学圣辞官归里,在雾阁村开设了第一家书坊,由此拉开四堡雕版印刷业成为一大产业的大幕。因为竹木资源丰富,水运条件便利,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影响到了周边几个村。规模上去了,四堡便成了闻名遐迩的出版重镇。

展馆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和雕版印刷有关的技艺、工具、作品等。尤其是玻璃柜内那一堆堆黑乎乎的水雕版,都是原物,是一个时代文明载体的见证。今天的图书生产,早已无需那么复杂,出书已经成了很便捷的事,著书立说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物以稀为贵”,书太容易获得了,人们也有可能不把它当回事,反而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尊重,逐渐被疏远。工作人员所说的子仁屋,就在陈列馆前方的一条小巷。这时是清嘉庆年间的建筑,由邹氏三兄弟所建,占地甚广,为旧时大型民居中常见的“九厅十八井”样式。原来,它还是一处依然在使用中的刻坊。我们参观时,有一个艺人正在一块雕版上专心雕刻,几个小朋友在旁边东看西看。不管身边动静如何,雕刻者头也不抬。当我们问他们目前还有多少人在传承这个技艺时,他们未抬头,只是细声细语地说,没几个。

我不知道四堡镇的知名度到底如何,平时来这里参观的人有多少,但我希望,对它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希望喜欢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多,期待热爱阅读的人们,在阅读之外,延伸了解书籍的前世今生,让忙碌碌碌之中的一次回眸,换得对字纸的倍加珍惜。如此,兴旺的书香,或许就不会消散在历史长河的深处。